



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

· 动物小说系列 ·

白牙

[美] 杰克·伦敦 著

White Fang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

· 动物小说系列 ·

白牙

[美] 杰克·伦敦 著

White Fang

李子叶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牙 / (美) 杰克·伦敦 (London, J.) 著; 李子叶译.

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1

(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 动物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301-21379-7

I. ①白… II. ①杰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8429 号

书 名: 白 牙

著作责任者: [美] 杰克·伦敦 著 李子叶 译

封面绘画: 王 静

责任编辑: 刘祥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1379-7/I·2526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zpup@pup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965毫米×1300毫米 16开本 9.75印张 8插页 140千字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 肉的踪迹 /1

第二章 母狼 /7

第三章 饥饿之噪 /16



第二部分

第一章 獠牙之战 /24

第二章 巢穴 /31

第三章 小灰狼 /37

第四章 光明之墙 /41

第五章 肉食法则 /49



第三部分

第一章 造火者 /54

第二章 束缚 /62



第三章 放逐 /68

第四章 神的踪迹 /71

第五章 契约 /75

第六章 饥荒 /80



第四部分

第一章 众矢之的 /87

第二章 兽心狂人 /94

第三章 残暴统治 /100

第四章 死亡之战 /103

第五章 桀骜不驯 /111

第六章 仁爱之主 /115



第五部分

第一章 漫漫长旅 /125

第二章 南国之地 /129

第三章 神的领域 /134

第四章 同族召唤 /141

第五章 沉睡之狼 /145



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 肉的踪迹

黑压压的杉树林肃立于冰封的河道两边。一阵风吹过，拂去了林子上斑驳的白霜。暗淡的光影下，树木在风中左右摇摆，相互依偎，沉浸于一片漆黑与不祥之中。荒原上一片死寂，荒芜冷清，没有一丝生气。这一切不仅仅意味着悲哀，还是蕴含于孤独与寒冷中的更可怕的东西。这其中带着一丝笑意，是比任何悲哀都可怕的笑意——如斯芬克斯的笑声般阴森，似冰霜般寒冷，又似绝对真理般严苛冷酷。这是永恒用其不可抗拒且难以言传的智慧，嘲笑着生命的徒然以及为之作出的努力。这里便是荒原，野蛮残酷、冰封彻骨的“北国荒原”。

然而，仍然有生命遍布这荒原，向其发出挑战。冰封的河道上，一队狼狗在艰难跋涉。他们粗硬的皮毛上结着霜，每呼出一口气，气息便在离开嘴的刹那间凝结，从空中落到身上，形成晶莹的霜体。他们身上缚着皮挽具和缰绳，正拉着一架雪橇前行。雪橇用桦皮制成，十分结实，没有滑板，整个橇体都在雪上。其前端像卷轴般向上卷起，从而压低滑过前方波涛般起伏的绵雪。雪橇上方牢牢拴着一个狭长的



矩形箱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条毯子、一把斧子、一只咖啡壶和一个煎锅。但最扎眼、占地最大的仍旧是这个狭长的矩形箱。

犬队前方，一个脚着宽大雪靴的男人步履维艰，雪橇后面，另一个男人也在艰辛跋涉。雪橇上的箱子里，躺着第三个人。荒原将其击垮了，他再不能奋力前进——他的艰辛永远地结束了。于荒原而言，生命之运动乃是冒犯，其目的就是要摧毁一切运动着的生命。它封冻流水，止其奔流入海；它汲取树液，直至树木通体冰封；而其最惨绝人寰的暴行则降临于人类——人类是生灵中最不知疲倦的，他们不断挑战着一条格言：所有运动的生命终究回归于静止。

然而，两名未死之人依然一前一后地跋涉，毫不畏惧，百折不挠。他们身着毛皮和鞣革，睫毛上、脸颊上、唇上都糊着一层气息凝结的冰霜，面貌已经难以辨认了。他们仿佛带着鬼样的面具，在阴间为哪个鬼魂出殡。而面具下面，他们实际上是人类，正在深入这片充斥着荒凉、嘲弄与寂静的不毛之地；他们是渺小的探险家，却一心要完成巨大的冒险，直面这个如无限空间般渺茫、陌生、死寂的世界，同它的权威进行抗争。

他们无声无息地前行，为的是保存最后一丝体力。四周一片寂静，这寂静像实体一样压迫着他们，仿佛深水压影响潜水员的身体般影响着他们的精神。它以其无限广袤和永恒法令的威力压迫他们，将他们逼至心灵最深处，像榨葡萄汁那样，榨干人性中一切虚妄、浮夸以及自以为是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有限渺小、微不足道的一丝尘埃，凭借一点小伎俩和小聪明，游走于物质和力的作用与反作用中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接着又是一个小时。这里白昼短暂，不见天日，原本暗淡的光线也开始消失了。此时，远方传来一声微弱的嚎叫，划破空气中的寂静。突然声音猛升至最高点，环绕不绝，略带颤抖，声嘶力竭，尔后渐渐消失了。这声音充斥着某种凄厉的残忍与饥饿的渴望，也许是游魂的哀号。这时，前面的人转过头来，隔着狭长的矩形





箱，同后面的人相视而望，点头示意。

接着，第二声嚎叫传来，尖锐刺耳，针一般刺破这静寂。两人都听出声音是从后方传来，从他们刚刚踏过的冰天雪地中传来。随后是第三声嚎叫在呼应，也是从后方，从第二声的左侧传来。

“比尔，他们跟着咱们呢。”前面的人说。

他的声音沙哑模糊，显然说话有些吃力。

“食物匮乏啊，”后面的人答道，“几天来，连兔子影也没看到。”

自此，他们便不再讲话，双耳却仍凝神聆听着身后猎食者此起彼伏的嚎叫。

夜幕完全降临后，他们把犬队赶进河道边的云杉丛中安营扎寨。棺材靠近篝火的这头，可做桌椅两用。那些狼狗则在篝火另一边席地而卧，相互呼号，丝毫不想跑到黑暗中去。

“亨利，我觉得他们离营地很近。”比尔道。

亨利蹲在火边，点点头，把咖啡壶放到一块冰上。他沉默不语，直到坐好开始吃饭时，才开口讲话。

“这些狗知道哪里最安全，”他说，“有的吃总比被吃掉，他们非常聪明。”

比尔摇摇头：“呃，我不知道。”

亨利看着他，有点惊讶：“这可是第一次听你说他们未必聪明。”

“亨利，”比尔细细咀嚼着豆子说，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喂他们时，他们闹得有多凶？”

“是比平时凶。”亨利承认道。

“我们几条狗，亨利？”

“六条。”

“那么，亨利……”比尔停顿一下，以示强调。“亨利，是这样，我们有六条狗。我刚刚从袋中拿出六条鱼，每只狗一条。但是，亨利，鱼少了一条。”



“你数错了吧。”

“我们有六条狗，”比尔慢条斯理地重复道，“我拿出六条鱼。独耳却没有吃到。我只能重新拿一条给他吃。”

“可是我们只有六条狗啊。”亨利说。

“但是亨利，”比尔接着说，“吃鱼的却有七条，他们并非都是狗。”

亨利停下来，隔着篝火开始数狗。

“现在只有六条啊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看到有一条从雪地上跑掉了，”比尔果断地说，“我看到了七条。”

亨利怜悯地看着他，说：“这行程要是早点结束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比尔问道。

“意思就是，这些重活让你神经太过紧张，你都开始出现幻觉了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来着，”比尔煞有介事地说，“所以啊，看他从雪地上跑掉后，我就在雪地上观察，还发现了他的脚印。随后我又去数狗，六条不多不少。现在雪地上还有他的踪迹，你要看吗？我指给你。”

亨利只顾咀嚼，默不作声。吃完后，又灌下一杯咖啡。末了，他用手背抹抹嘴，说：

“那么，你说他是——”

一声凄厉的长啸从黑暗中传来，将他打断。亨利屏息凝听，随后手臂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说：“他们一伙的吗？”

比尔点点头，“我敢肯定那不是别的东西。你也看到了，那些狗都已经乱成一团。”

呼号此起彼伏，应声而作，四面八方传来的嚎叫把寂静的荒野变得宛如精神病院一般。狗儿们吓得靠近篝火挤作一团，身上的毛都烧焦了。比尔又加了些柴木进去，点燃烟斗。

“我看你有些泄气了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……”他吸着烟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亨利，我就想，他比起你我，可真是幸运得多。”





他拇指向下，指着他们坐着的木箱，暗指那里的第三个人。

“亨利，咱俩死的时候，要是有足够的石头挡住这些狗靠近尸体，那就不错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人力物力，以及别的什么东西。”亨利附声道。“像这样长途跋涉的葬礼，你我显然负担不起。”

“亨利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像这样在家乡衣食无忧的小伙子，为什么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真是搞不懂。”

“要是留在家乡的话，他应该会长命百岁吧。”亨利应声说。

比尔开口刚要讲话，又咽了回去。他指着四周覆压而来的黑暗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十指难辨，唯一可见的是一对象燃烧着的煤炭般发光的眼睛。亨利指着第二双、第三双，随即一圈发光眼睛便围拢向他们的营地。一双双眼睛时而移动，时而消失，又时而显现。

狗变得愈发不安，在急剧强烈的恐惧中，窜到火堆这边，在人腿边走来走去。一条狗在拥挤中翻身跌倒在火堆旁，惊恐疼痛地哀嚎起来，皮毛烧焦的味道弥漫在整个空中。这场骚乱令那圈眼睛不安地移动，甚至略微后退，但是狗静下来后，他们也静了下来。

“亨利，弹药不够可真是倒霉。”

比尔已经吸完烟，正帮着他的老伙计，把毛皮和毯子铺到晚饭前垫好的云杉枝上。亨利咕哝一声，开始解鹿皮靴带子。

“你刚刚说还剩几颗子弹？”他问。

“三颗，”比尔回答说，“但愿是三百颗，我就能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，该死！”

他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气冲冲地挥挥拳头，随后把自己的鹿皮靴稳稳地撑在火上烤。

“真希望寒冷早点过去，”他接着说，“已经连续两个星期了，零下五十度。真不该来这趟，亨利，我觉得势头不对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要是可以的话，真希望这趟行程已经结束，咱俩正



坐在麦克默里堡的火炉边打着扑克，仅此而已。”

亨利咕哝了一声，爬上床。快睡着的时候，又被同伴叫醒。

“看吧，亨利，那家伙又过来偷走了一条鱼——这些狗为什么不攻击他呢，真搞不懂。”

“比尔，你想太多了，”亨利迷迷糊糊地说，“你以前可从不这样，现在闭嘴，过来睡觉。明天一早你就没事了。现在你的胃在发酸，肯定是因为这个。”

两个人并排盖着一张毯子，伴着沉重的呼吸睡去了。篝火几近熄灭，在营地四周包围着的发光的眼睛更靠近了。这些狗惊恐地挤成一团，一旦有眼睛靠近，他们便发出威胁性的低吼。比尔从一次声响很大的骚动中醒来。担心会吵到他的朋友，比尔小心翼翼爬下床，向火中多加了些木头。火苗开始旺起来，而那圈眼睛也向后退远了些。无意间，他向挤作一团的狗瞟了一眼，揉揉眼睛，更仔细地察看，随后，便爬回毯子里。

“亨利，”他说，“喂，亨利。”

亨利咕哝着，从睡梦中醒来，问道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比尔答道，“只是又变成七条狗了，我刚数过。”

亨利哼了一声，表示听到了，哼声随即转为鼾声，他又沉沉地睡下了。

清早，亨利先醒过来，照例叫醒他的朋友。尽管已是早上六点，但距天亮仍有三个小时。亨利开始准备早餐，比尔则卷起毯子，整理好雪橇，准备上路。

“喂，亨利，”他突然问道，“你说我们有几条狗来着？”

“六条。”

“错。”比尔自信满满地断言。

“又是七条？”亨利问道。

“不，是五条，一条不见了。”





“混蛋！”亨利怒喝一声，扔下厨具，跑来数狗。

“比尔，你说得对，”他说，“小胖不见了。”

“他一跑起来，就一溜烟地不见了踪影。”

“没有机会了，”亨利说，“他们把他活生生吞了。我敢说小胖在被他们吞下的那一刻，还在叫个不停呢，该死的！”

“他本来就是条笨狗。”比尔说。

“但是，再笨的狗也不至于笨到像这样跑过去自杀。”亨利仔细审视着犬队里的幸存者，一眼便能看透他们每一个的特征。“我敢说，剩下的没有一个会这样做。”

“连棒子也不能把他们从火堆旁赶走，”比尔应和道，“不管怎样，我一直觉得小胖不对劲儿。”这便是给予一只死于北国旅途中的狗的墓志铭——并不比其他许多人、许多狗的更简陋。

第二章 母狼

吃过早饭，他们将简易的营地装备捆到雪橇上，离开烧得正旺的篝火，转身向黑暗中进发。同时，哀嚎再次响起，哀怨凄厉，透过黑暗与寒冷，遥相呼应。两人不再说话。九点钟，天亮了。到了正午时分，南方的天际呈现出温暖的玫瑰色，点缀着地球在太阳与北国之间凸起的部分。然而，这玫瑰色很快便消逝了。下午三点，白天惨白的光线也消退了。随后，北极之夜再次笼罩了这片寂静荒凉的土地。

夜幕逐渐降临，猎食者的嚎叫从左右以及后方开始逼近——距离如此之近，令这些历经长途跋涉的狗一次次陷入恐慌，引起狗群短暂的慌乱。

一次恐慌结束之后，比尔和亨利将狗重新套上缰绳，比尔说：

“真希望他们走开，到别的地方寻找猎物。”

“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啊！”亨利感慨道。



他们不再多言，直至扎好营地。

亨利正埋头往锅里煮沸的豆子加冰，突然他听到一声击打、比尔的呼唤，以及狗群痛苦刺耳的吠声。他马上起身，却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过雪地，钻进黑暗不见了。随后，他看到比尔站在狗群中，半是得意，半是沮丧，一只手持着一根粗棒，另一只则拿着一条干鲑鱼的鱼尾和部分鱼身。

“他吃了一半，”比尔说道，“但同时我也狠狠给了他一击，你刚刚听到它的叫声没？”

“他长得什么样？”亨利问道。

“看不清。但是，也是四条腿、一张嘴、一身毛，跟其他的狗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我猜那肯定是只驯狼。”

“如果真是驯熟的，那才叫见鬼，不管是不是狼，反正到点便来吃他的那份鱼。”

当晚，晚饭过后，他们坐在矩形木箱上抽起烟斗时，那圈发光的眼睛靠得比先前更近了。

“但愿他们能碰上一群麂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，然后丢下我们走开。”比尔说。

亨利不怎么情愿地哼了一声。他们沉默无语，坐了一刻钟，亨利盯着篝火，比尔则盯着火光那边在黑夜中发光的眼睛。

“真希望现在就在麦克默里堡啊。”比尔再次开口。

“闭嘴！收起你的空想，停止抱怨吧，”亨利气冲冲地说，“你的胃在泛酸，毛病在这，吃一勺苏打你就会好起来，也会更讨人喜欢。”

早上，亨利在比尔一连串恶毒的诅咒中醒来。他一只手撑着身体，看到他的同伴站在狗群中，在新添了柴火的火堆边，高举双臂，破口大骂，他的脸因过于愤怒而变得扭曲了。

“喂！”亨利叫道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



“青蛙不见了。”比尔回答说。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事实就是这样。”

亨利慌忙跳出毯子，直奔狗群。他小心翼翼地数着，随后也同他的伙伴一起，咒骂自然无情的势力，抢去了他们另一条狗的生命。

“青蛙是他们中最强壮的。”比尔最后说。

“而且他也不笨。”亨利补充道。

这是两天来第二篇墓志铭。

两人闷闷不乐地吃过早饭，将剩下的四条狗拴到雪橇上。这一天同以前的几天一样，并无二致。两人在默默无语中艰苦跋涉，穿行于这冰封世界中。四周一片沉寂，那些尾随身后、看不见的追随者的嚎叫也未将其打破。傍晚，夜幕开始降临，追随者照例开始靠拢，叫声听上去更加逼近。狗群因惊吓而躁动不安，恐慌中几乎弄乱缰绳。这令两人更加沮丧了。

“这下，你们这帮蠢货该老实了。”比尔做完他的工作后，站在那里满意地说。

亨利扔下炊具，起身去看。他的伙伴不仅把狗拴了起来，还是按印第安人的方法用棍子拴的。他在每一条狗的脖子上系上一根皮带，皮带离脖子很近，狗靠牙齿根本咬不到。他将一根四五英尺长的粗棍子系在上面，棍子的另一头则用皮带系在地上的木桩上。这样，狗既咬不到棍子这头的皮带，也够不到另一头的皮带。

亨利点点头，表示赞许。

“只有这种装置能制住独耳，”他说，“他咬断皮带，简直和刀割一样干净迅速。明早，他们肯定都在这。”

“他们肯定都在，”比尔断言道，“要是有一只不见了，我情愿不喝咖啡就上路。”

“他们竟然知道我们子弹不够，不会开枪，”睡觉时，亨利指着那



圈闪闪发光的眼睛说，“要是给上两枪，兴许他们还能老实点，他们一天比一天近了。避开火光，睁大眼使劲看——在那儿，你看到那只了吗？”

一时间，两人望着火光边缘那些模糊不清、移动不定的影子，取起乐子来。只要目不转睛地紧紧盯住一对在黑暗中发光的眼睛，一只野兽的身形便会慢慢显现。他们甚至可以看清那些影子间的移动。

狗群中的声响转移了两人的注意力。独耳正发出急切迅速的嚎叫，时而拉直棍子要冲进黑暗，时而停下来发疯似的咬着棍子。

“快看，比尔。”亨利低声说。

火光之下，一只狗一样的野兽悄悄侧身移动。他那样子既犹豫又大胆，小心提防着人类，注意力却在狗身上。独耳尽全力拉直棍子，带着热切的嚎叫，冲向这个入侵者。

“独耳这笨蛋好像一点也不害怕。”比尔压低嗓门说。

“是只母狼，”亨利低声回答，“这就是小胖和青蛙失踪的原因。狼群拿她当诱饵，把狗吸引过去，其余的便一拥而上，吃个精光。”

火堆噼啪作响。一块木头在燃烧中发出一声响亮的爆破声。那只野兽一听到这声响，便又跳回到黑暗中去了。

“亨利，我想——”比尔说道。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这就是我拿棍子击中的那只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亨利答道。

“我现在想说的是，”比尔继续到，“她没理由这么熟悉篝火。”

“她比聪明的狼知道的还要多，”亨利赞同道，“狼有些经验后，才知道到喂食时间混进狗群中。”

“老威廉就有只狗跟狼跑了，”比尔回忆道，“我本该知道的。在小斯迪克放鹿场上，我在狼群中把它射中了。老威廉哭得像个孩子一样，说三年没见过他了，原来一直和狼混在一起。”





“比尔，我猜你说对了。那只狼根本就是条狗，他从人类手中都不知吃了多少次鱼了。”

“要是我能逮到他，这畜生就死定了，”比尔下决心说，“我们再也丢不起狗了。”

“但是你只有三颗子弹。”亨利反驳道。

“那我就等时机把他一枪击毙。”比尔答道。

早上，伴着同伴的鼾声，亨利燃旺篝火，开始准备早饭。

“你睡得实在是太香了，”亨利照例叫比尔起床，对他说，“我真不忍心叫你。”

比尔迷迷糊糊地开始吃早餐。发现杯子是空的，他伸手去够茶壶。但是茶壶太远，在亨利那边。

“喂，亨利，”他礼貌地质问着，“你没忘记什么吗？”

亨利仔细环顾四周，摇了摇头。比尔则举起他的空杯子给他看。

“你没有咖啡喝。”亨利宣布。

“喝完了？”比尔担心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是觉得那会影响我消化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比尔顿时面带怒色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那么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的解释。”他说。

“飞毛腿不见了。”亨利答道。

比尔一脸听天由命的神情，不慌不忙地掉过头，坐下开始数狗。

“怎么会呢？”他漠然问道。

亨利耸耸肩说：“不清楚。除非独耳咬开了他的带子，否则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办到。”

“该死的，”比尔严肃缓慢地说，竭力压住怒气，“就因为他咬不断自己的，他去咬断飞毛腿的。”



“好了，无论如何，飞毛腿的痛苦结束了。我猜他这会儿正被消化，正在二十条不同的狼肚子里蹦跶呢。”这便是亨利赠予这条刚刚送命的狗的墓志铭。“喝点咖啡吧，比尔。”

比尔摇摇头。

“来点吧。”亨利举起茶壶劝道。

比尔推开他的杯子，“我要是喝了就是混蛋。我说过，要是再有狗不见，我就不喝，我说到做到！”

“这咖啡可真是香啊。”亨利诱惑他。

然而比尔很固执，他含混地咒骂着独耳使出的花招，就这样早餐只吃了干粮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要让他们彼此都够不着。”比尔上路时说。

刚走一百多码地，走在前面的亨利，弯腰捡起雪靴碰到的一样东西。天色尚黑，他看不清楚，然而在手碰触的那一刻，他认出来了。他将其后抛，那东西碰到雪橇，又反弹起来，刚好撞到了比尔的雪靴。

“也许那对你有用。”亨利说。

比尔一声惊叹。那是飞毛腿唯一留下的东西——是他系在飞毛腿身上的棍子。

“他们把他吃得干干净净，”比尔说，“这根棍子干净得就像根笛子，两端的皮带也都给吃掉了。他们真是饿极了，亨利。不等这段路走完，恐怕连你我都要成为他们的盘中餐。”

亨利满不在乎地哈哈大笑，“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情况，仍旧安然无恙。比尔，我的孩子，让这些讨厌的畜生放马过来吧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比尔一脸忧郁地嘀咕着。

“好吧，等我们到麦克默里堡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的。”

“我一点也提不起劲。”比尔固执地说。

“你不太正常，问题就出在这，”亨利武断地说，“得给你来点奎宁，一到麦克默里堡，我就给你灌下去。”

